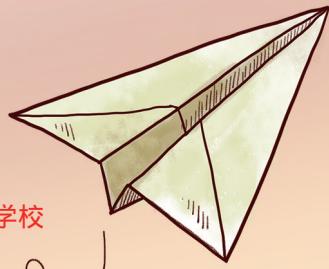


存志外国语学校



放不下的洗衣板

九(8)班 舒朗

溪水潺潺，晶莹剔透的水珠四下飞溅起来，又有规律地击打在河滨的岩石上，叮咚作响，仿佛一首由伟大的音乐家编奏出的打击乐曲，悦耳动听，沁人心脾。滴滴水珠和坚硬的岩石表面碰撞在一起，凝结成更小的小水粒，划过半空，形成一道道完美的弧线。捣衣槌敲打在衣服上，一声声铿锵有力的打击声则是优美、耐人寻味的主旋律，是一首乐曲的核心力量，是万万不可缺失的！那声音，温情却震撼！

这是我来到外婆家屋后的小河边看到的场景：妇女和少女们三三两两地坐在一块儿，交谈甚欢，分享着彼此的家常事。嘴上说着，可手里的动作却没落下，她们挥舞着手上的捣衣槌，衣服在水里惊起一阵阵涟漪，经阳光照射的泡沫，有的随着水流漂向远方，有的却滞留在岸边，不舍离去，好似给小溪镶上了一层花边！

简直不敢相信，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，这里的人们却还在用早就被淘汰掉的捣衣槌洗衣，仔细看她们的手，被冰冷的河水冻得通红，看着让人着实心疼！带着满心的疑惑，我找到了外婆，外婆听了我的疑惑后只是笑了笑，随即踱步到屋内熟练地翻找出一个已经褪了色的捣衣槌，木质的本色又夹杂着被溪水浸润过的颜色，那色彩分明却令人怜惜。手柄处是另一番天地，油光可鉴，光滑如镜，一种莫名的亲切感油然而生。

这时，外婆那双粗糙的手触碰到木柄的一瞬间，她的眼神里仿佛释放出了一丝光亮，之后，目光又落在了前面被敲打得微微变形的木板上。外婆用嘶哑的声音说：这是我妈妈生前用的洗衣板，从小时候起，她就手把手地教我如何用洗衣板洗衣服，冬天水冷还是得洗。用洗衣板洗出来的衣服干净，我穿着放心！洗了这么多年，都洗出感情来了，也不舍得丢。妈妈给外婆家里买过洗衣机，可外婆从来没用过，说太麻烦，不会用，也洗得不干净。洗衣机上面都积了一层灰。

洗衣板、捣衣槌对于老一辈来说，已融入他们的生命！这是勤俭朴素的代表，象征着朴实、勤劳！这样一块简单的木板，洗过阳光，洗过雨水，洗过世界上最纯粹的事物，凑近一闻，上面似乎包含了花草树木、日月星河的味道，让人难忘！

我接过外婆手中的洗衣板，感受着外婆的温度！放不下手中的洗衣板！更放不下这份传承与信念！

外婆编草帽

九(1)班 林静怡

阳光轻轻地跳跃着，在米白的草帽中若隐若现，空气中洋溢着幸福的气息，奶奶微笑着编织出一顶顶草帽。

编草帽向来是奶奶的绝技，奶奶编草帽往往是轻轻的、缓缓的，一编就是一下午，奶奶总是说：人呐，过日子就应当慢慢来，正如草帽编得缓，才有它的味道。

一顶草帽往往挣不了几个钱，奶奶依旧坚持下来，年轻时的她身体不好，没办法做太重的体力活，她便靠着她的妈妈教她的编草帽的手艺为这个家付出。她编出了全家的幸福，草帽也如一艘小舟，载着奶奶，顶着风雨为这个家保驾护航的人。

年少的我好动且调皮，经常缠着奶奶，让她教我编草帽。草帽对我而言，如同一个新奇的玩具，让我欲罢不能。奶奶一开始只是笑笑对我说：宝儿，编草帽可不容易，是要坚持和专注的。年幼的我哪懂什么大道理，只是想要玩一玩，嚷着嘴撒着娇：哼，奶奶不带我玩，我不跟奶奶好了。奶奶被我逗笑了，勾了勾我的鼻子，俏皮地道：

好，就让我见识一下咱宝宝的厉害。她取出白色的麦草，轻轻地编起来，而我也学着她的样子，一点一点地编着。阳光在她白色的鬓角处闪烁着，犹如白云上撒了金色的染料。

时间一点点过去，奶奶仍然沉浸在草帽之间，我却有些坐不住了，用余光悄悄瞥了一下奶奶，见奶奶毫无反应，放下半成品，抬了抬酸痛的胳膊，忍不住说道：奶奶，你不会累吗？奶奶轻轻笑了，什么也没说，只是继续一点点地编着草帽。

当时的我不知为何，看着奶奶轻柔的动作，竟不由地定了定心，继续和奶奶一起编着。那时的成品早已不知去哪了，我也不记得编得好不好，只有那段祥和的下午时光仍留在我的记忆中。直到现在，我仍能回忆起奶奶温柔的目光。

奶奶几乎是编了一辈子的草帽，即使现在我们家富裕了，她依旧选择坚持编草帽。草帽之中，是奶奶的坚毅。草帽之间，又有奶奶撑起整个家的责任和担当。

奶奶啊，这个坚毅的、外柔内刚的女人，她爱草帽，也爱她的家。

阳光依旧闪烁着奶奶的笑容，依旧绽放着。

寻觅时光印记

旧时光很慢，一顶草帽要慢慢编，一把锄头用十几年。旧时光很远，似乎在城市的喧嚣繁华中，找不到太多痕迹了。让我们跟随文字，一起打开时光匣子，走进旧岁月。

外婆的扁担

九(8)班 徐婧雅

清晨，万籁俱寂，东边的地平线泛起一丝丝亮光，小心翼翼地浸润着浅蓝色的天幕，新的一天从远方渐渐地移了过来。外婆悄悄地起床，挑着扁担，早早地就出了门。

人们都知道扁担，它是用于挑水、挑货物的。外婆挑着它去了宝库菜园。每到秋天，菜园的菜便让我眼花缭乱。黄黄的南瓜扭着滚圆的身子像个大车轮；紫色的茄子挂在枝上荡秋千；红红的小辣椒像一串串尖尖的小红帽。清晨的阳光洒在淌着露珠的白菜上，闪着钻石般的光芒。外婆头上戴着头巾，眼睛在太阳的照射下眯成了一条缝，脖子上挂着一条毛巾，热了就用它擦汗。她手里拿着锄头，将新鲜完好的菜品放于箩筐中，待箩筐装满就可以用扁担挑去市场卖了。外婆家距市场很远，且路不平坦，弯弯曲绕，徒步去那大概要一个多小时，外婆每天早起晚归，从来没有抱怨。外婆的肩上挑着又长又宽的扁担，咯吱、咯吱的挑扁担声音，催着日升，催着月落，催着外婆脸上的皱纹，催着我的成长，而

外婆的肩膀上却已留下岁月的压痕。

天已接近黄昏，太阳像一个金灿灿的光盘，却在此时收敛了刺眼的光。万里无云的天蓝蓝的，像是一个明净的天河。渐渐地，颜色越来越浓，像是湖水不断地加深。远处巍峨的山峦，在夕阳的映照下，披上一层金黄色，显得格外瑰丽。远处，走来一位挑着扁担的老人，步履蹒跚地朝我走来，我肯定那就是外婆，她的银发在落日的照耀下闪烁着金光。外婆一生都担着沉重的岁月，无论何时何地，她都是这个家里最闪耀的一颗明星！

外婆把扁担往地上，大声地唤着：要好好学习哟！听老师的话哟。脸上的笑容如花一样。我用力地点点头，向外婆回个笑脸，此时我知道她的心里如她的笑容般甜美。但当外婆从怀中拿出一杯热腾腾的牛奶递给我时，我看着外婆龟裂的手，泪水不禁从眼中落下。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外婆以她辛苦的劳作向晚辈们传递着一种信念，一种千百年来传承于心的辛劳与俭朴。

刀锋上的舞者

九(11)班 吴珂瑶

你见过真正的上刀山吗？

在我们村里就有这样一位能赤脚上刀山的奇人。小时候，每每看到那十几把铮亮的大刀，心中便不免打了个寒战，总觉得那是糊弄小孩儿的，哪有这么神奇的事，直到我再次亲眼看见这场震撼人心的表演。

李爷爷今年六十多岁了，却仍是健身的一把好手。在村民们的殷殷期望中，他脱起棉袄，脱掉袜子，挽上裤腿，露出黝黑瘦弱的小腿。先是来了几个后空翻，在一片惊叹声中，我顿时也来了精神。

他轻巧地爬上刀梯，双手紧抓着刀。一步一步爬上高空，忽然间，那看起来瘦弱的小腿充满着力量，支撑着他爬上最高点。嘿！哈！洪亮铿锵的声音通过滞缓的空气，传到台下的各个角落。他又来了个倒挂金钩，倒立在几十米的高空中，寒风吹起他的衣角，让所有人不禁为他捏了把汗。嘿呦！击鼓声般的口令声下，他翻了个跟头，随即稳稳落地。好！好啊，真精

彩！如雷鸣般的掌声，响彻云霄。

表演结束后，我缠着李爷爷问他上刀梯的秘诀是什么。他笑着摆摆手，哪有什么秘诀？记得以前师傅告诉我，内练一口气，外练筋骨皮，你得练啊。他笑了，如刀刻的皱纹里塞满了岁月的痕迹。

我六岁学艺，跟了师傅十几年，像你们这种年纪的时候，我就开始上台表演了，以前看的人多，现在没有多少人愿意看一个老头在这活动筋骨了。他无奈地笑笑。

我跟着他走进了他的房间，满屋子的健身器材。他像一个孩子一样骄傲地跟我炫耀，这些可都是我的宝贝！

爷爷没有带徒弟，他说现在的年轻人不愿意吃这份苦。我劝他不用坚持了，天太冷。可他却说台下只要有一个人想看，他也要去。

重复的话语说了一次又一次，一次次的登台表演，是几十年如一日的热爱，是骨子里不遗余力地想要传承中华文化的决心。

太公的锄头

九(1)班 陈雨嫣

在金黄的田野中，常能看见太公劳作的身影。他穿着一双沾满泥水的塑胶长靴，头顶着烈日，手中紧紧地握着那把生锈的锄头，看到我们来了，他直起身擦了擦额头上的汗，咧开嘴笑了，像是个孩子一般。只是他脸上深深的皱纹让太公显得不再年轻了。

远远地，听见他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向我们呼喊：我在给你们挖番薯吃哩，就知道你们要来！弟弟太小了，他什么都不懂，他笑着，大声纠正太公的发音。太公只是笑笑，继续挥起锄头。一下，两下，他高高举起锄头，又稳稳地砸向土中。他的腿一前一后地站立着，微微弯曲，抬起双臂蓄力，锄头结实有力地锄进土中，极有规律，像是在打着节拍。锄头在太公的手里是那么灵活，仿佛是个轻巧的小玩意，但我知道，这看似简单的动作，实则非常累人。

明晃晃的日光下，他的脸上反射着亮光，一滴一滴，那是他无法停息的汗水，但是隐隐约约地，我似乎看到他又笑了，这是怎样的一种笑呢？是幸福？是满足？

不一会儿，他就抱着一筐带着泥的番薯笑盈盈地走了回来，他有些自豪地和我们说：看看这大番薯！我们纷纷夸这番薯种得好，他竟蹦跳着抱着箩筐去后院洗番薯了，属实不像上了年纪的老人。

那锄头被搁置在墙角，只是静静地伫立着。把柄上还粘着泥，铁的部分已经变得锈迹斑斑。太公总是用抹布将把柄擦了又擦，却从没想着再去买一把。过节送礼时，妈妈送了新锄头，他也不用，依旧习惯用那把生锈的锄头给我们种东西吃。

这把旧锄头陪伴了他无数个日夜，如今锄头依旧安静地站在角落里，可太公已经离开了我们。望着它，我有些恍惚，似乎看到太公坐在藤椅上爱惜地用抹布擦拭它，又像看到他笑着倚着锄头说给我们挖番薯吃

世界上的一切都在不断地变化着，唯有锄头默默地看着世上的悲欢离合。它默默付出了一辈子，我不会让它被遗忘在角落里。

